

东方明 著

东京的 中国女侦探



恐怖
时尚

惊悚

刺激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东方明 著

东京的 中国女侦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的中国女侦探 / 东方明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678-137-4

I. 东... II. 东...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4773 号

责任编辑 周 洁

装帧设计 王志伟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东京的中国女侦探

东方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092 mm 1/32 印张 18.375 字数 369,400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78-137-4/I·13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化学硕士失踪于门窗紧闭的卧室之中	
第二章	35
这个案件莫非跟中国留学生有关	
第三章	66
中国女侦探承办的第一起案件	
第四章	100
富士山下的惊险一幕	
第五章	129
追踪神秘的“J12”	
第六章	167
尖刀，对准了女侦探的胸膛	
第七章	201
艰难的卧底侦查	
第八章	236
中国古画之谜	
第九章	268
刑警不敢轻易得罪这个著名的汽车大盗	
第十章	306
东京湾的浮尸	
第十一章	347
进行新闻追踪调查的女记者突然变成了疯子	



第十二章	389
疯狂作案的“神秘蒙面人”是谁	
第十三章	422
发生在侦探社的强奸案	
第十四章	458
骤现于尸身上的血色手印	
第十五章	494
“神秘蒙面人”和电脑专家的高科技较量	
第十六章	533
峰回路转：化学硕士死而复生	
第十七章	572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	



第一章

这一幕场景，听上去就像某部武打书中的情节——号称“燕赵三手”的三个北京朝阳区的小痞子，绝对没有想到这家毫不起眼的贸易公司竟是“藏龙卧虎”之处，里边竟然走得这样一个厉害妞儿来！

这三个小痞子，年龄都在十八九岁，原是一所中学的同班生，中考落第，折进了劣等职校。职校不管“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们的父母也只管挣钱，无人管教的结果使这三个小痞子成了街坊间狗不爱啃猫不喜闻的角儿。不知几时，这三位喜爱上了“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成了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国武术散打馆的常客。年轻人喜动厌静，精力过剩无处消耗，看来看去，就学着自己也折腾两下，渐渐觉得自己似成气候了，想到“散打王争霸赛”的选手都是有绰号的，于是就翻了武侠小说，各自起了个绰号，分别叫做“断魂手”、“阴阳手”、“夺命手”，合称“燕赵三手”。

这天，“燕赵三手”闲着无事，结伴溜达到了一幢大楼前的绿化地带，在长椅上坐下，正议论着如何筹措今晚去“奥体中心”观看“散打王”的票款时，只见从马路上拐来了一辆轻型摩托车，前面的驾驶者和后面的乘坐者都是大姑娘，一个穿着红色茄克，一个穿着黑色西装。



“阴阳手”看到她们，倏地眉峰一皱，计上心来：

“有了！咱哥们儿打半天工，给人看车，收的钱大概就可以买三张票子了。”

“断魂手”、“夺命手”闻听之下，眼光往停在一旁的一长溜自行车、摩托车上只一扫，脸上已经绽出了笑花：“就是！一辆辆补收下来，只怕连‘打的’的钱都够了哩！”

于是，三人就起身过去，远远看着那两个姑娘把摩托车停妥，就迎上前去，伸手讨钱。

那两个姑娘大为惊奇，初时以为遇上了叫花子，看看又觉得不像，于是，“红茄克”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收的是哪门子钱钞？

“断魂手”说：“咱给你们看车，你们就得给钱！不多，就拾元。收了钱，如果你们的车丢了，咱赔！”

“你有收据吗？”

“这个……今天还没有印，明天带来补给你们。”

“红茄克”笑道：“小兄弟，你们只怕是开玩笑吧？我们的公司就在这大楼里面，停在自家门前，收什么钱？”说着，她抬手指了指一旁墙上挂着的十几块铜牌中的一块——“日本博爱贸易公司北京分公司”，“再说，你们即使给咱们提供服务，收点小钱，那也得经过政府部门的许可才行呢！”说话间，两道明晃晃的眼光在“燕赵三手”脸上扫溜而过，“瞧你们样子，还在上学念书吧？该好好学习，别折腾这些歪门邪道。唔？”

“红茄克”说完，朝女伴看看，两人正要离开，不料却被“燕赵三手”成扇面形当道挡住进路。“阴阳手”笑道：“大姐，贵姓？怎么称呼？”



“红茄克”还是一脸微笑：“贵姓？客气了！我姓井，比你们大六七岁吧，你们叫我井姐就得了。”

身高足有 1.80 米的“阴阳手”低脸看着比他几乎矮一头的“红茄克”：“井姐，您是咱弟兄今几个开张的第一个主顾，您就高抬贵手付了这钱吧。您若是手头紧，咱先收下了，待会儿您下班时咱已经收多了，再还给您也行呗！”

另一位穿黑西装的姑娘已经看出对方“来者不善”，脸上显出隐隐的惧色。她大概想起了“花钱消灾”四个字，便伸手口袋准备掏钱，却被“红茄克”一把扯住：“不，咱肯定不付这个钱的！”

“肯定不付？这话是你说的？！”

“是啊！”

话音未落，“夺命手”已经出手抢下了“黑西装”手中的头盔。被“燕赵三手”称为“藏龙卧虎”的事情几乎就在一眨眼间发生的，“阴阳手”还没来得及说出第二句威胁话语，眉宇间已经挨了一拳，只觉得眼睛鼻子迸发出一阵突如其来的夹杂着酸涩滋味的疼痛，就涕泪齐淌，睁眼不开！

“红茄克”的第二下出手是把手中的头盔砸在右侧的“断魂手”的脸上，几乎是同时，第三下进攻也已经实施了：一脚踢在抢夺头盔的“夺命手”拿头盔的手上。那主儿痛得大叫一声，头盔抛向空中，被“红茄克”接个正着！

这时，穿着保安制服的门卫听见动静出门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围也不知几时已经围上了几个男女旁



观者。“断魂手”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招呼道：“走！咱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燕赵三手”于是立刻撤退，走出老远了，不知其中哪个回头咋呼了一句：“姓井的姐儿，咱知道你是这家公司的，你逃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咱‘燕赵三手’跟你没完！”

这个穿红色茄克衫的姑娘，二十六七岁样子，个子不过1.60米，身段不胖不瘦，有着一张白白净净的鸭蛋脸，眉目端正，剪着一头短发。她，名叫井小岑，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井剑石自幼跟着一位据说曾在末代清宫大内当过侍卫的武林高手习练武艺，几十年练下来，成为北京地区一位小有名气的民间拳师。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北京气功名家侯树英的出山，全国掀起了一场习练中国武术的热潮，井剑石架不住那些别人的反复央求，也收了几名弟子。他在教习弟子时，小小的井小岑总是在一旁观看，后来渐渐也就跟着比划起来，到她读初中的时候，已经习练得身手不凡。

本来，井小岑高中毕业后，是可以免试进高校上体育专业的，但是，她放弃了这一选择，偏偏要考大学本科，选的是日语专业。可是，井小岑并未如愿以偿，几场考试下来，自感不行，就像秋后经过霜打的茄子，完全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正准备外出避避风头，免得经受频频回答旁人热心询问时的一次次尴尬，高考成绩公布了，她竟然还够读大专的资格，于是全家皆大欢喜。

井小岑拿出当年跟着父亲比划武术的劲头读大专，两年读下来拿到一纸文凭时，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进了北京一家与日本方面有业务联系的公



司，一待就是三年。后来捕捉到了一个偶然的机 会，井小岑便去了日本东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不谋发财，也不想找一个日本男子出嫁，图的是和平年代的一份人生历练。九个月前，井小岑才从日本回国，进了“日本博爱贸易公司北京分公司”。这是一家新开张的公司，只有十来名员工，一半是日本人，三个是香港人，中国大陆的只有井小岑和穿黑西装的小凌姑娘。

小凌不曾料想到井小岑竟然是一个“会家子”，她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凡是稍有一点手脚的人都是她的崇拜者。见了井小岑刚才露出的这一手，又惊又喜，正拉着井小岑的手问长问短时，楼上窗口有人伸出脑袋来往下探头探脑探视，大叫：“井小岑，你的电话——日本长途！”

井小岑一听“日本长途”，便知必是未婚夫打来的，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接听。

井小岑的未婚夫，名叫范远铁，比井小岑大6岁，两人恋爱已经4个年头。三年前井小岑决定抓住机会赴日本历练时，两人刚刚确定恋爱关系，范远铁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化学硕士，本来有着一份各方面都不错的工作，但因为放心不下井小岑，便毅然决定辞职赴日陪伴未婚妻。范远铁在东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倒是名古屋的一家化学工厂看中了他所学的专业，向这个中国硕士伸出了钓竿，于是他就去了名古屋。

九个月前，井小岑回国时，范远铁就想一起回国的，因为两人已经议定准备结婚了。但是，日本老板热情挽留，恳求“范桑”一定完成了手头正在做的项目后才离



开,范远铁捱不过面子,就待了下来。那个项目,原先说是要做一年才能完成,但是,上几天范远铁突然打来电话,说准备回国了,井小岑料想他已经提前完成了项目,自是高兴。上两天,两人就通过多次电话,井小岑知道范远铁已经订了明天从东京飞北京的机票。之所以不从名古屋直接飞北京,是因为井小岑托范远铁去东京办一桩事情。

现在,范远铁往国内打电话,料想是已经抵达东京了,特地向未婚妻通报一声的。可是,令井小岑意想不到的:当她刚对着电话机送话器吐出一个“喂”字时,听筒里传来范远铁紧张得几乎变了调的声音:“小岑!小岑——是你吗?……你好吗?”

这下,井小岑也给弄得紧张起来:“远铁,发生了什么事啊?”

但范远铁还是盯着询问“你好吗”,直到井小岑说她一切都很好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似地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哦”了一声,接着就说明了情况:他刚从名古屋乘坐火车抵达东京,现在就在东京火车站;刚才,他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井小岑遭到几个歹徒的袭击,被打得满脸鲜血。他是被这个噩梦吓醒的,睁眼一看,列车正在进站。他想来想去放心不下,于是一下车便马上给井小岑打电话。

井小岑闻听之下,心里“咯登”一声:哎,这是怎么的?这个梦倒还真让他给做着了,如果刚才那三个痞子稍微会两下子的,又是拿着刀子的,也许我还真的要流血呢!这梦,也做得太奇怪了!但是,以井小岑这种年龄



段的人,当然不可能把这种也许是包含着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只能以“巧合”来说明的情况特别的当作一回事,于是,她就满不在乎地把刚才那件事简单说了说,不过因为生怕范远铁由此生出一份担忧,又补充说请他不必为她担心,北京的治安状况远比前几年要好得多了,再说她也会加倍小心的。

范远铁肯定在电话那头听得惊心动魄了,愣怔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再三叮嘱井小岑“千万小心”。井小岑怎么想都觉得这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咯咯”笑着说了几句俏皮话,就结束了通话。

当时,井小岑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她跟范远铁的最后一次通话,24小时后,她竟然会接到一个来自东京的国际长途,向她通报范远铁失踪的不幸消息。

井小岑和范远铁通过电话后,开始盘算下一步的打算:范远铁是南方人,在北京没有家,原先是住单位宿舍和租房住的,去年他和井小岑一起回国探亲时,两人把在日本打工的积蓄合起来,经朋友介绍,在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准备作为婚房。当时是期房,九个月前井小岑回国时正好竣工交货,随即装修,已经完工。井小岑非常喜欢那套住房,可是因为那是准备作为婚房的,是她跟范远铁两人新生活的起点,所以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独自在里面先过上一夜。现在,范远铁要回国了,井小岑准备把他接往那套房子去,就把他安顿在那里。这样,井小岑就必须得在今天赶去,把房子稍稍布置一下,以给未婚夫一个意外的惊喜。

井小岑于是决定向老总请假,“博爱”北京公司的头



头伊藤先生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人，井小岑凭着她在日本历练出来的眼光，看出这是日本的一个“乡下人”，特别喜欢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常常把一些原本皆大欢喜的事情弄得人人扫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大皱眉头。井小岑刚要去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伊藤先生突然来了，往屋子中间一站，双手反背着，两道目光透过镜片儿就像《地道战》中的那个鬼子军官扫视他的下属一样朝众人逐个扫视过来，然后开口说话，其实就是发布一个通知：明天晚上8点，全体出席一个招待会，以最大的热情款待两位从纽约飞来的美国客商！

井小岑一听头就大了：我得去机场迎接范远铁呐！怎么分得开身子去出席招待会？于是，她马上叫住了转身往外去的伊藤先生，先说现在要请假，又说明天晚上不能参加招待会了。

伊藤先生的眼睛立刻瞪得滚圆，目光如同两把锥子，像是要把镜片顶破似的盯着井小岑：“井桑，为什么要请假？”

井小岑告诉他，她的未婚夫要从日本回国，她得去机场迎接。这种理由在日本人那里显然是显得微不足道的，伊藤先生听了连连摇头，捎带着还把手也摇上了：“不行的！”

井小岑在日本见过世面，跟老板娘架都打过，尽管见小凌不住地朝她使眼色示意“罢休”，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本意：“不行的！我一定要请假的！”

伊藤先生大出意外，朝井小岑怔怔地望了片刻，开口道：“现在——也就是今天这半个下午——，你请假是



可以的,可是,明天晚上你必须出席招待会!你是我安排的一枚棋子:车的,马的,炮的,没有你,公司的这盘棋就没法下!你明白吗?”

井小岑摇头,她真的不明白,自己这个普通职员怎么在这家公司的棋盘上突然变成了一枚可以当“车马炮”使用的主力武器了?

井小岑的摇头,在伊藤先生眼里就是反对他,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大发雷霆,咆哮着要把井小岑辞退,不过没有拔出钢笔当场签条子,因为这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打进来要他接听,他匆匆出去了。

伊藤先生的脚步声刚在走廊里消失,小凌等几个同事就都吁气,为井小岑顶撞老总捏一把汗。井小岑倒不以为然,笑道:“怕他什么!我明天晚上就是要去机场!”说着,迅速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后,出门下楼而去。等到伊藤先生接完电话重新过来想显示他的老总威风时,她早已驾着摩托车远去了。

井小岑没有料到,就在她跟日本老总顶撞时,她的未婚夫范远铁也在跟人发生冲突,而且那冲突远比她跟伊藤的冲突要大,差点到了动武的程度——

范远铁这次回国没有从名古屋直接飞往北京,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井小岑让他去东京她原先的房东河下中正先生那里去一趟,把她在半个月前托人捎给河下太太的中药天麻给河下家送去,顺便向河下家告别。

河下夫妇是井小岑在日本所遇到的对中国人最友好的日本人,这对夫妇在井小岑初抵东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她,不但把她接纳进了自己的家庭,还热情地给



她找工作。井小岑在河下家一住就是20个月，最后临回国前跟河下夫妇的关系就像父母和女儿一样亲密。范远铁作为井小岑的未婚夫，也数次受到河下夫妇的热情接待。半年前河下夫妇来中国旅游，受到了井小岑全家的热情款待。在北京，患有头痛症的河下太太经井小岑的父亲井剑石的介绍，请一位著名老中医治疗，她服用了根据这位老中医推荐的中药天麻以后，病情大为减轻。井小岑知道后非常高兴，半个月前有朋友去名古屋，她就让捎上一些天麻，再由范远铁转交给河下太太。

河下夫妇已经知道范远铁这天要过去，原先提出要去接站的，被范远铁谢绝了，他说从火车站去河下家乘坐地铁非常方便，就不麻烦了。当下，范远铁在车站给井小岑打过长途电话后，携带了行李，出站去了地铁车站，直接到了河下家。

河下家位于东京东北侧的荒川区，那是一个小巧精致的日本式庭院，门前点缀着几棵高低相宜的青松翠柏，院墙上爬满了紫绿色的枝藤，进入大门，有一个不大的院子，花草摇曳，鸟语啁啾，生机勃勃，自然温馨。穿过院子，是一幢两层楼房，那是河下夫妇的住宅。楼房右侧，有一幢小小的平房，原是河下夫妇的儿子居住的，8年前这位大学登山队长在攀登北海道的旭岳山时，不幸遇难身亡，从此就空关着。两年前河下夫妇收留了陷入困境的井小岑后，就把她安置在这幢小平房里。

这幢小平房除了厨房、卫生间，还有内外两个房间，都只有十来平方米大小。井小岑以前就住在里间，当时外间空着，后来井小岑回国后，河下夫妇把外间租给了



几个中国留学生。范远铁这次去东京，河下夫妇把他安排在原先井小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

范远铁进了房间，把东西稍稍整理一下，拿出天麻和他从名古屋给河下夫妇带来的礼物，出了里间想去送给河下夫妇时，外间正好进来两个中国留学生。那是两个上海人，三十岁上下，一个是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有点文气；另一位是一个五短身材、肥头大耳、目露凶光的恶汉，不知谁得罪了他，进来时嘴里正在骂骂咧咧。范远铁朝两人点点头，正待开口问候，那个五短身材的主儿突然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尔后用警察讯问犯人的口气开腔问道：“你从哪里来的？”

范远铁还以微笑：“我是北京的，在名古屋工作，现在准备回国了，定的是明天下午的机票。”

“呸！”那恶汉啐了一口，突然仰脸大笑，“哈哈……”

范远铁被他笑得莫名其妙，正在想是否碰上了神经不正常的主儿时，笑声嘎然而止，胸口衣襟已经被对方一把揪住：“小子，你还认识我吗？”

“你……你……”范远铁的思维还停留在“是否是精神病患者”上，一时反应不过来，倒是吓得一颤。

对方得意地说：“怎么样？你吓得发抖了不是？你小子在国内是共产党员？人民警察？思想觉悟这么高，现在在日本混到了什么？唔！”

这恶汉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主儿！
傍晚，范远铁下班路过名古屋火车站附近的街头时，看见有一群日本人在围观着什么。日本



人一般不大喜欢管闲事,通常都习惯于“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举个例子:下雪天各家都只负责扫除自己门前的积雪,真正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有谁顺便把邻居门前的积雪也扫掉了,那这位邻居就会立刻送一样礼物给这位扫雪人,作为对此事的还情了结。可以想象,具有这类思维定势的日本人通常是不会在街头驻步看吵架斗殴之类的热闹的,除非是看艺人在街头表演什么节目。范远铁因为干的是化学专业,在国内曾经给一位魔术师设计过节目道具,见状便生了一份好奇心,寻思如果是表演魔术的,那看看也好,也许还能偷学点经验呢。

这样想着,范远铁就走了过去,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三个中国人在表演扑克魔术。主演正是眼前这个揪住他的衣襟的恶汉,别看他五短身材,手指粗短,貌似笨拙,却是身手不凡,一副扑克牌在他手里翻来覆去玩得简直出神入化,不时引起阵阵喝彩声。连以前看过真正魔术师表演扑克魔术的范远铁几乎也目瞪口呆,寻思这主儿在国内难道是吃这行饭的?

正看得入神时,那恶汉已经收场。另一个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小个子青年站了出来,手里也拿着一副扑克牌,略略一动已经把人看得眼花缭乱,一看便知是个玩牌高手。这主儿开口说请大家和他一起玩个游戏。怎么玩法?拿几张纸牌在手里猜,猜着有奖!猜错呢?对不起,得请日本朋友掏钱了。掏多少?看事先约定的奖金,奖多少就掏多少。范远铁看到这儿,马上知道这是诈骗了。几年前,范远铁到上海去出差,在外滩看到过两个上海小青年玩这一手,眨眼工夫就赢了千把元钱,其中